

奇侠闹武林

黄易

◎ 奇侠系列



奇侠闹武林

黄 易 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奇侠闹武林

黄 易 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8 号

责任编辑:张 青

封面设计:赵 琼

奇 侠 闹 武 林

黄 易 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410千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58—101—0/I·19

定价 (上下) 24.80元

内 容 简 介

武功绝伦的英俊少侠徐玉麟为报杀父之仇，初涉江湖偶得武林至宝“紫玉狸”，以致被卷入一场空前的武林杀劫之中。百年前的武林魔头百毒神君等又重现江湖，少侠招到了许多武林败类以及受蒙蔽利用，不明真象的侠义之士的寻衅追杀，一时刀光剑影，石破天惊，腥风血雨笼罩江湖。少侠屡遭劫难，出生入死，在众多江湖女侠和武林豪杰的帮助下屡屡化险为夷，终于铲除众魔、血刃仇敌而称霸武林。

全书悬念迭起，引人入胜，尤其是少侠义的缠绵私情更是撩人心扉，情、仇、恩、怨，扣人心弦。

目 录

第一章	祸起闯墙	(1)
第二章	师恩亲情	(46)
第三章	铁臂魔君	(93)
第四章	杀机重生	(144)
第五章	真假魔君	(187)
第六章	蛇牢一怪	(243)
第七章	因祸得福	(300)
第八章	伊人何去	(355)
第九章	死亡之车	(405)
第十章	紫阳玉女	(453)
第十一章	金玉为盟	(508)
第十二章	六剑飘动	(561)

第一章 祸起阅墙

济南府。

时届隆冬腊月，乌昏昏的天空，飘落着鹅毛般的大雪。

大名湖，这所诱人的名胜，此时已结成一层厚厚的冰。纷纷的雪片，降落在湖面上，像铺上一张晶莹的玉毯，分外光洁、耀眼！

堤岸株株杨柳，也披上一件粉白外衣，直似琼枝玉树，婆娑生姿，别饶逸趣。

然而对此粉装玉砌的湖光景色，却没有半个欣赏的游人，显得一片萧索！

沿湖北面，有一带青砖筑成的院墙，中央一座高大的骑门楼，横扁上四个斗大金字，“明湖镖局”耀眼生辉，老远便可以清晰的看到。

砖墙虽然甚高，但仍可以遥遥望见院内鳞次节比的厅房屋宇，仅从这外表来看，这所镖局已够得上“规模宏大”四字了。

骑门楼下，这时正有两名劲装大汉，来回逡巡着，有时向湖边的大路上东瞧四望。

天快黑了，雪花飘得更紧。

两名大汉又向湖岸张望了一番，其中一个竟自言自语的咕哝道：“唉！天已晚啦，雪下得更大了，看样子是不会来的

了!”

另一个满腮于思的大汉，也往外瞧了一回，问道：“李二，你在咕哝甚么？”

那叫做李二的大汉，看了满腮于思的有伴一眼，答道：“我是说咱们大局主，恐是不会来的啦！”

“不会的。”满面于思之人，神色自信的道：“二局主说过，大局主今晚必写能赶到，不相信你等会看吧！”

李二踌躇了一阵子，两手不住的交搓着，若有所思的唉叹一声，接道：“咱们明湖镖局，自从老局主创业以来，生意一向兴隆，但不知大局主为何放着不干，却要隐迹返家？俺是外人，自不便多问局主家务之事，可是……”

李二略一停顿，复又说道：“可是徐林兄，你和我不同啦！既是局主同宗，一向又颇得大局主的信赖，想必知道这里边的原因吧？”

“这个……”徐林一手摸着下颚上的胡髭，沉吟半晌，终于答道：“二位局主一向手足情深，只是在老夫人去世那年上，二局主不知听了老夫人临终前说了些什么，从此个性变得古怪起来，对于大局主的兄弟之情，也似日渐淡漠，且已届中年之人，始终不言婚娶，大局主与夫人曾再三苦勤，都归无用。”

“然而在大局主同夫人回家后，仅隔一年的光景，二局主忽然改变主意。你想，明天就是二局主的大喜之日，大局主早已得到消息，怎的能不赶来呢？”

徐林说完这篇话后，李二神秘的一笑，道：“以我的观察，可不像你所说的这么简单，这里边的文章……呼！恐怕

是与大局主夫人——绿凡仙子公孙静如——”

“有什么？”徐林突然打断李二的话头，道：“李二，你可不要随便胡说，当心吃不了叫你兜着走！”

李二正欲反唇相机，忽然一声马嘶传来，他伸了伸舌头，随和徐林迭忙向外面张望。

只见一匹“乌云盖雪”，似脱弦之矢，流星般驰至大门下！

徐、李两一见，抢前一步，疾忙向马上人行礼，道：“大局主一路辛苦啦！我等奉命恭候多时了——”

健马上翻身跳下一位中年书生，拍拍身上的积雪，边说道：“天气不好，道路难行，有劳两位久等啦！”说着，往大门里瞧一眼，又道：“二局主可在吗？”

徐林忙应道：“二局主正在大厅上等候——”

被称为大局主的中年书生，“唔”了一声，将健马递给李二牵去，便迈步往大门里来。徐林紧紧跟在后面，一步一趋势的问道：“大局主夫人回家后，转眼一年多啦不知夫人一向可好？怎的没一同来呢？”

“天气太冷，夫人身边带着孩子，不便同行……”大局主微一停顿，随又问道：“二局主的喜事，一切可都准备妥当吗？”

“一切都已妥当，只等大局主来主持啦！”

二人说话间，不觉来至大厅门前，只见门内人影一闪，一个同样书生装束的中年书生，晃眼跨下石阶，对大局主施礼道：“哥哥到来，小弟未曾远迎，望祈恕罪！”

大局主还礼道：“章弟喜日，倒是愚兄来迟，还望吾弟

莫怪才是!”

兄弟两人略事寒暄，便向大厅走来。

这时局里有名的一些镖头，以及身份较高的人物，知道大局主到来的消息，都纷纷跑来大厅与大局主见礼，然后退去。

大局主这才有暇对乃弟道：“章弟，年来可辛苦你啦！这次你能依愚兄之言，不再固执，结成这门亲事，愚兄已了却一大心愿！”

二局主唯唯答道：“承蒙哥哥厚爱，年来幸未辱命，至于这门亲事吗……”他说至此，只是微笑，未再继续下去。

天已大黑，厅房里只有徐林陪着局主兄弟，三人在叙说些别后局务，以及家常琐事，显得甚为冷清。

大局主呷了一口茶，忽然若有所思的道：“章弟，明天就是你大喜之日，怎的局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二局主笑道：“哥哥未到，小弟怎敢铺张，不过小弟料想哥哥今天迟早必来，所以叫他们一切准备停当，听命行事。”

二局主说罢，也未待大局主答言，随将双手连拍三响，刹时，厅里厅外，红灯高照，笙笛齐鸣，喜乐喧天。

烛影摇红，管弦震耳中。人影晃动，往来如梭，本是静悄悄的一座镖局，此刻，忽然一片闹嚷。东西厢房，门窗大开，筵摆数十席，猜拳行令之声，不绝于耳。

大局主见如此光景，不禁哈哈笑道：“原来如此！章弟治事之才，实较愚兄高出百倍！”

二局主微笑道：“哥哥过奖，小弟怎敢承当，我们快到

后厅去吧，那边还有许多道上朋友，正在等着哥哥驾到哩！”

大局主迭忙起身道：“章弟，怎不早说，如此，岂不冷落了客人！”

二局主只是微微一笑，并未作答。于是兄弟两人，并肩向后厅走来。

这时后厅上早已筵席摆开，除了十几个局中有地位的自己人外，便是远近而来的各路豪杰，不下百余人之多，真可说是“高朋满坐”了！

厅上宾客，一见两位主人一同出现，随纷纷起立序礼，大局主迭忙抱拳朗声道：“舍声婚事，有劳诸位高朋远道而来，甚感荣幸之至！倒是为主人的小弟到迟，令诸位久候，于心不安，小弟在此当面谢罪！”

话毕，随同二局主招呼客人入席，大家推杯换盏畅饮起来。

酒过三巡，忽然一人举杯起立，缓声说道：“大局主今日迟到，谅是路途难行之故，好在大家都是道上朋友，必不见怪，老夫提议，就此罚他三杯，聊示薄微，不知各位可赞成否？”

说话之人，虽然声音甚为缓和低微，但一字一句却是清晰无比，显然此人内力非同小可。

在坐之人，无不循声望去。只见此人，身着一袭青袍，约五十上下年纪，生得浓眉巨目，鼻直口方，两眼神光摄人，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概，各人认出，原来正是遐迹闻名的东平一尊——苏则徐大侠。

于是一阵掌声如雷，全厅宾客齐声叫“好”

大局主随着这掌声，同二局主缓缓站起，举杯颌首，笑道：“苏大侠听言，小弟焉敢不从，今既蒙诸位高明见谅，除接受罚酒之外，并同舍弟仅以薄酒三杯，回敬诸位，聊表歉意，并深致光临谢忱。”

说罢，竟连饮六杯。

一傍的二局主，自也同饮六杯。两人均面色不改，从容自若。

东平一尊苏则徐哈哈笑道：“二位局主，不但武功出众，酒量过人，连饮六杯，依然面如白玉，确是不愧为‘玉面双杰’之称。”

大局主笑谢道：“苏大侠过奖了，在下兄弟乃萤火之光，列武林，今后还望大侠以及诸位高朋多多指教才是。”

大局主话毕，因见东平一尊未再发言，随连连招呼客人叙酒。

此刻，已二更交过，门外飞雪虽停，但遍地铺白，俨如银色世界。满局里灯火通明，雪烛辉映，直如白昼，丝竹管弦，乐声震耳，好不热闹！

说起“明湖镖局”来，不但是北七省中一座“顶”字号的镖局，即在大江以南，也是到处叫得响亮。白道上人物自不必说，而黑道豪杰，闻之亦得退让三分。

一所镖局，要有好的成就，网罗人才能手，固然重要，而主持人在江湖上的威望，更是左右镖局成败的主要关键。“明湖”镖局之兴隆，其原因就是二者俱备，且后者成份尤多。

原来“明湖镖局”的创始人，名叫徐东海，也就是现在

两位局主的父亲，乃是一位卓誉武林的江湖大侠，生就一付侠肝义胆，扶难救危，虽赴蹈火，常所不辞。他非但武功超绝，更是一位倜傥风流的儒生，故在武林中搏得了“铁胆书生”的雅号。

铁胆书生徐东海，虽然在其老年创设了这座“明湖镖局”，但其生性澹泊名利，依然飘泊江湖，侠踪遍及。好在他这两个儿子聪明干练，能以主持局务。

他这两个儿子，长名世宪，次名世章，也是生得如玉树临风，一表人材。在年龄上两人仅相差一岁，而在外貌上看，却是一模一样，即使双胞胎兄弟，亦难令人置信竟能如此酷肖。因此外人对两兄弟，实在无法分别得出。

这兄弟两人，凭着父亲的名望，以及本身的艺业，在江湖上竟也扬名立万，而有“玉面双杰”之称。

数年前铁胆书生徐东海远赴洞庭，一去不返，从此杳如黄鹤。世宪世章兄弟两人，为寻访乃父下落，曾遍及大江南北，五狱三山，飘泊江湖年馀，音耗未获，但是兄弟俩却带回了个美艳绝伦，绰号“绿丸仙子”的公孙静如姑娘，不久便和老大世宪结为夫妇。

铁胆书生既然杳无音讯，在他们兄弟二人心中，自是认为凶多吉少，于是局务也从此便正式落于世宪世章肩上。

所谓“大有作为过留声，人死留名”。徐东海虽然人们认为业已作古，但其英名，依然为武林中人极所尊重，因而对“明湖镖局”，自也另眼相看。况且徐东海之失踪，并无任何证据，确定其已死，迄今仍是一个无法揭破之迹哩！

世宪世章兄弟之间，自来手足之情弥笃，只是世宪性情

恬淡，世章则雄心勃勃。因此，世宪在一年前携妻返回原籍，退隐林间世章独揽局务，依然干得有声有色。

这些事情暂且按下不提，却说——

“明湖镖局”因二局主徐世章的婚事，今晚在大厅上所宴高朋，自也全都是些武林闻人，直似英雄大聚会。

明届三更，东西两厢房的人，已是醉得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可是大厅里这些武林豪士们，兀自酒意正浓，豁拳行令之声，震耳欲聋。

英雄聚会，自是别有生色。

有人在猜拳上败了，仍不甘心，却提议要在手脚上比真章，好在这所厅房甚为宽大下来个三五场拼斗者，倒并不妨碍。

于是在一声附和下，竟有一二十人纷纷离席，就要比起拳掌来了。

正在此时，二局主徐世章忽然起立，摇摇欲倒，对大局主徐世宪喃喃道：“小弟醉了，难以再饮，请哥哥在此招待空人吧！”

徐世宪见乃弟确有几分酒意，随道：“章弟，你近日定很疲劳，这里自有愚兄照顾，你只管放心，先去休息吧！”随命一个局人，将世章扶去内房。

徐世宪见乃弟去后，心下略一猜疑，方欲对一二十位离席将要比工夫的客人说话，忽听院内一阵飒飒风声，吹卷起地上积雪，漫天乱飞。随着这阵狂风过后，一声喋喋长笑，来自空中。

笑声如夜枭悲音，险森，凄怖，刺耳已极，令人听来，

毛发悚然！

笑声戛然中断，徐世宪纵目望去，只见厅门阶前，忽然出现一个青衣怪人。

这青衣怪人，面色金黄，两个神光如电，两手下垂，两只宽大而长的袍袖，几乎拖到地上，一动也不动的好似一具幽灵僵尸。

全厅之人，都被这金面青衣怪人的出现，弄得怔怔的不知所措。

徐世宪趋前一步，对金面怪人，宏声道：“阁下是哪路朋友？有何贵干？不妨明以见告，何以装神作鬼，故弄玄虚！”

金脸怪人听罢，又是一阵喋喋狂笑，然后声如破锣的道：“徐世宪你死在面前，还敢饶舌！吾乃追魂使者，今奉主人之命，前来索取你等狗命，识时务的赶快自绝，免得本使者亲自动手。”

金脸怪人，此言一出，所有在场之人，无不怒甚。于是暗中运劲，准备出手。

然而他们这一暗中运功，怪事突然发生了——

全厅一百多人，无不目瞪口呆，如木雕泥塑，楞在当场！

徐世宪满头大汗，目光中充满了恐怖与怨恨，直看着金脸怪人，浑身颤抖，一语不发。

原来在他们运功之时，才发觉自己功力业已全失，竟然手无缚鸡之力，而且两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然而每个人的神智，仍然是清醒的。

金脸怪人，见此情景，忽又得意的一声狞笑，道：“怎么样，你样还想反抗吗？嘿嘿！老实告诉你们，

“你们的武功业已全失，乖乖的听命本使者，嚼舌自戕，尚可保个全尸，否则，哼哼！只有自取其辱，还落个死后身首异处。”

金脸怪人说着，低垂的一只右臂，忽然缓缓抬起，长袖下露出一柄明晃晃的匕首，复又接道：“本使者也深知你们心犹未甘，但不妨任何一个出来试试看？”

金面怪人说罢，果见一个魁梧的中年大汉，愤怒得两目几欲突出，咬牙切齿，嘴角挂着两丝血渍，向厅门蠕蠕而动，但行不到三四步，忽的惨嚎一声，仆地不起。

金面怪人得意的哈哈狞笑道：“本使者之言，不假吧！”

全厅一片默然，充满了死亡的恐怖与沉寂，每个人的面上也都泛现着一种绝望、怨恨的神色。

忽然徐世宪面部抽搐了一阵，艰涩的道：“今日在坐诸位，都是小弟至朋好友，无辜受累，使小弟死不安心——”

说着，两只呆滞的目光，望了望全厅客人，又对金面怪人道：“在下自信生平所为，无何有愧于心，阁下能否将真实姓名见告，并将与在下结怨经过，当面说出，只要在下理亏于人，自当任凭阁下处置，尚请勿累及在下朋友，不知阁下以为然否？”

徐世宪一见情势发展至此，深知事态严重，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英雄本色，使他说出这篇合情合理而也近乎哀诚的话来。

全厅客在，本已悲愤填膺，一听徐世宪之言，不禁声泪

俱下，随不约而同的齐声叫道：“徐大局主，何出此言！吾辈中人，岂是贪生怕死之徒，今日既被这黑心小子所暗算，也只有认命啦！”

随着这阵慷慨激昂的言辞，骤然一阵骚动，厅内百多位好汉，跌跌撞撞的齐向门前站立的金面怪人冲去。

这情形看在金面怪人的眼里，竟然视若无睹。他似乎早已料想到这些人根本就走不出厅门。因此，他原地站立，一动也不动的两眼紧盯着徐世宪。

果然，厅里凡是往外冲撞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冲出厅门，便就瘫痪倒地不起了。

有的根本未存此念的人，一见这情形，自知生机无望，随即把心一横，舌根咬断，喷出一口鲜血，咕咚，咕咚的一连倒下了数十人！

那些瘫痪在地的人，这时也大都嚼舌自戕。地面上鲜血滴的殷然成流！

金面怪人对这惨绝人环的幕，颇为自得，只听他鼻孔中哼哼了两声，对大局主道：“徐世宪，你要本使者说出与你所结怨仇吗？不难，待你到阴曹地府，见了徐东海那老鬼，一问便知！”

徐世宪一听金面怪人，竟然提到了他父亲，不禁更为之愕然！

他深悉父亲生性豪侠，一生为人光明磊落，素为武林敬仰，即使在江湖上行侠仗义，难免与人发生过节，但也绝不会与人结下深仇世恨，竟使仇家用出如此灭绝残忍之手段！

以徐世宪的江湖经验，不难明白今晚宴会上的酒菜里，